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

安娜·卡列宁娜

AnNa · KaLiNingNa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安娜 · 卡列宁娜

原著：[俄] 列夫 · 托尔斯泰

改写：周 乔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宁娜/(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N.)著;周乔改写. —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5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7-5322-3203-4

I. 安... II. ①托...②周...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缩写本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4592 号

安娜·卡列宁娜——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 画:李先芝 封面效果制作:熊轶揆 插画上色:钮 灵

改 写:周 乔 责任编辑:张 翠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各书店经销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黑白印张:7.5 彩插:14

2002 年 5 月第一版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01-20000 册

ISBN 7-5322-3203-4/1·22

定价:12.50 元

前 言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在对全世界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俄国文学家中,他的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深远,地位也最高。

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地主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后来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战争与和平》是他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1877年,他完成了《安娜·卡列宁娜》;1899年,他创作了《复活》。这三部长篇小说,是他的代表作;而《安娜·卡列宁娜》由于在艺术上相对其他两部作品更为完整,又可称为他代表作中的代表作。现在,我们把《安娜·卡列宁娜》介绍给读者。

《安娜·卡列宁娜》这部小说是以安娜·卡列宁娜的名字来命名的。在小说中,安娜的形象的确居于中心的位置。安娜是一个天生丽质、情感真诚、内心世界丰富的年轻女人。她由姑妈作主,嫁给一个思想保守且比她大很多的官僚卡列宁。多年来,

她一直安于贤妻良母的生活，但与渥伦斯基的邂逅，又重新唤醒了她对生活和爱情的追求。在当时的上流社会，私通并不少见，但安娜不愿长期欺骗丈夫，毅然把她和渥伦斯基暧昧的关系公开，从而被上流社会抛弃，同时也受到卡列宁的报复。她拼命挣扎，但还是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最后卧轨自杀。

《安娜·卡列宁娜》有两条融合无间、互相呼应的平行主线。分别以安娜、列文为中心的两条主线，表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在第一根主线中，中心人物是安娜，与她相关的是她的丈夫卡列宁、她的情夫渥伦斯基、她的哥哥奥布隆斯基一家以及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三个圈子和军界的一些贵族。安娜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道德伦理问题，在这根线索中，作者主要想表现在当时上流社会中，贵族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家庭、婚姻等道德伦理观念方面发生的激烈变化。

另一根主线的中心人物是列文。与安娜不同，列文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和家庭的幸福；然而，他常把自己的富裕同人民的贫困相对比，并抱有深深的负罪感；于是，他积极地探索与农民合作、

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小说中，列文是仅次于安娜的第二号人物。与他相联系的，主要是外省贵族、地主、农民以及个别商人。一般说来，列文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社会经济问题。作者想通过列文这个形象，来表达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看法。由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情节性不是很强，出于篇幅的限制，在我们的这本书中，没有做详细的介绍。

这两条主线既相互独立，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有时也相互交叉。因此，《安娜·卡列宁娜》突破了家庭小说的框架，成为作者所说的“内容广泛的、自由的小说”，从而成为反映俄国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史诗性杰作。

《安娜·卡列宁娜》艺术性很高，可以介绍的内容很多，这里，我们想着重介绍一下这部小说的心理描写。

托尔斯泰是文学巨匠，他善于多层面、多角度、全过程地描写人物心灵深处的矛盾、变化和发展。《安娜·卡列宁娜》的心理描写密度很大，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有比较详细的心理描写，人物与人物

间的冲突也大都是通过心理描写来表现。作者在表现时，笔墨十分细腻，总是在动态中展现人物的心理过程，一般是展示过程中的每一环节或每一横断面，把人物内心的每一颤动显现出来；而这些过程又不是直线的，往往是曲折反复，甚至以螺旋型的方式进展，并步步深入。整部小说中，无处不见心理描写，我们可以从安娜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她临死之前的心理变化、卡列宁得知妻子与人私通后的尴尬境地、吉蒂从迷恋渥伦斯基到成为列文的妻子、奥布隆斯基的道德观等几个不同的层面，来领略托尔斯泰这一出神入化的描写艺术和技巧。

编者

2001年9月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乱套了。自从她的妻子发觉他和他们家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后，她就声称，决不和他再在一个屋子里呆下去了。

吵架后的第三天，早晨八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醒来时，发现自己并不是在卧室里，而是在书房的沙发上。他坐了起来，睁大眼睛想了一会儿，这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睡在卧室里。

他回想起发生的每一件事以及和妻子吵架的每一个细节，他感觉，自己的过错是不可饶恕的。“她不会饶恕我，她也不能饶恕我！都是我的错。不过，这似乎也不能怪我。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他还记得，那天自己从剧场回来时，心情挺不错的，还拿着一个准备给妻子吃的大梨。可是，妻子不在客厅，也不在书房，她坐在卧室的大床上，手里拿着那张暴露了一切的纸条。



奥布隆斯基是一个34岁、漂亮多情的男子，他的妻子仅仅比他小一岁，是一个有五个孩子的母亲。他后悔自己没能很好地瞒过妻子，虽然和自己家里的女教师胡来，未免有点下流，不过，她是那么的漂亮，让人无法拒绝。

“我们等着瞧吧。”奥布隆斯基不再回想了，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百叶窗，用力按铃。他的仆人马特维应声出现，并把他的衣服、靴子和电报都拿来了。

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脸色好了许多：“马特维，我妹妹安娜明天要来了。”

“感谢上帝！”马特维明白，安娜的到来，也许会改善目前的气氛：“一个人，还是和她丈夫一起？要在楼上收拾好屋子吗？”

“去告诉多莉，她知道应该怎么做。”

“是，老爷。”

很快，马特维手拿电报，又走回了房间：“夫人说，您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吧。”

奥布隆斯基沉默了一会，随即露出一种温和的而又有几分可怜的微笑。他脱下了晨衣：“给我穿上衣服吧。”

马特维举起衬衣，用嘴吹了吹，把它套在他主人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奥布隆斯基穿好了衣服，在身上洒了些香水，拉直衬衣袖口，照例把香烟、皮夹、火柴和挂表塞进各个衣袋里，微微摇摆着走进了餐厅。他的咖啡已摆在那里等他，咖啡旁边放着信件。

有一封信，是想要买他妻子地产上的一片树林的商人写来的，这让人很是不愉快。虽然，出卖这片树林是绝对必要的；但在他没有和妻子和解以前，这个问题是没法谈的。一想到自己可能为卖树林的缘故去跟妻子讲和，他感觉自己好像受到了羞辱。



看完报纸，他开始用早餐。这时，他听到门外两个小孩的吵闹声。听得出来，是小儿子里沙和大女儿塔尼娅，他们好像正在搬弄什么东西，结果打翻了。

“唉，都乱套了，孩子都没人管，到处乱跑。”他走到门边去招呼他们。

大女儿是父亲的宝贝，她冲进来，一把抱住他，笑嘻嘻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吻了吻他那因为弯屈的姿势而涨红的面庞。

“你好，小男子汉。”他一面抚摸着女儿的滑润柔软的小脖颈，一面向小男孩格里沙微笑着。

“妈妈怎样了？她开心吗？”他问女儿。

小女孩知道，父亲母亲吵架后，母亲是不会快活的，父亲是故意这样问的。“我不知道，她没有说我们要上课，她只是说我们要跟古里小姐到外祖母家去走走。”

“哦，好的，你们去吧。”他从壁炉上取下一小盒糖果，给了他们两块，让他们自己玩去。

他垂下头，脸上满是苦恼，自言自语道：“去，还是不去？”内心有个声音告诉他，不应当去，这样做，除虚伪以外没有别的结果，要弥补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了

“可是迟早得去的，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呀。”他极力使自己勇敢些，拿起一支烟，吸了两口，然后，大踏步地走过客厅，往卧室走去。

各式各样的物件散乱地摆满了整个房间，多莉站在一个开着的衣柜前，正从里面挑拣着什么。她正在做她三天以来已经试图做了十来回的事情：把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清理出来，带到母亲那儿去，但她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了，把手放进衣柜抽屉里，像是



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直到他走得很近了，才回头朝他望了一眼。

“多莉，安娜明天要来！”他的声音轻而低柔，似乎还有些胆怯。

“关我什么事！”她“砰”的一声关上柜门。

“多莉，我能够说什么呢？请你饶恕我……请你想想，难道九年的生活不能够抵偿一刹那的冲动……”

“走开，出去！”她尖声地叫道，“不要对我说起您的冲动和您的下流事。”

“多莉！”他呜咽起来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孩子们，他们没有过错！都是我的过错，责罚我，叫我来补偿我的罪过吧。任何事，只要我能够，我都愿意做！多莉，饶恕我吧！”

“有这可能吗？在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和他自己孩子的家庭女教师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以后……”

“但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您的眼泪和水一样不值钱。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我觉得您可恶，讨厌，像个陌生人……”

突然，隔壁房里一个小孩哭了。多莉静静听了一会儿，脸色也变得柔和了，她迅速地向门口走去。

他注意到了她的变化，噢，她爱我们的孩子，那她怎么可能恨我呢？“多莉，再说一句话！”他跟在她后面喊。

“假如您跟着我，我就要叫仆人和孩子了，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无赖！我这就走，您可以跟您的情妇住在这里！”她“砰”的一声把门关了。

奥布隆斯基一个人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揉了揉眼睛，叹了口气，便挺起胸膛，走出了房间。

“马特维！你和玛丽亚在休息室里替安娜收拾一下。”他在马



特维进来时对他说。

“是，老爷。您不回来吃饭吗？”

“看情况吧。”说完，他就出门了。

这时候，多莉已经哄好了小孩。听马车声知道他已经走了，她本想离开这儿的，但烦杂的家务事又很快包围了她。就在育儿室的短短几分钟里，新来的家庭女教师和女佣就问了她许多不能延误、而又只有她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小孩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裳？要不要给他们喝牛奶？”

于是，多莉只能又忙起家务来，她把自己的悲伤暂时淹没在繁忙中。

奥布隆斯基天资很高，但由于他既懒惰又顽皮，所以学习成绩是班里最差的；不过，他还是在莫斯科一个政府机关里占着一个受人尊敬且又薪俸优厚的长官位置。这个位置是由他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的引荐得来的。卡列宁是部里的要员，莫斯科的这个机关，就是直属他那个部的。

充任莫斯科政府机关的长官已经三年了，奥布隆斯基不但赢得了他的同僚、下属、上司和所有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们的喜欢，而且也博得了他们的尊敬。

所有认识的奥布隆斯基的人都喜欢他。这不仅是因为他那善良开朗的性格和无可怀疑的忠诚，而且，他那闪耀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和眉毛，又红又白的面孔，本身具有一种使遇到他的人们都觉得亲切和愉快的生理效果。

还不到下午两点，办公室里突然进来一个人，一个蓄着鬃曲胡须、体格强壮、宽肩的男子。

“列文？你怎么会到这个鬼地方来看我？”奥布隆斯基笑着



对他说。

列文和奥布隆斯基差不多大，他们从小一块长大。现在，虽说性格和趣味各不相同，但还是像儿时那样友好。奥布隆斯基每每看到列文就抑制不住讽刺的嘲笑，他多少次看见列文从乡下到莫斯科来；他在乡下做什么事情，奥布隆斯基从不关心。

“我刚到，急着想见你，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吧。”列文说。

“可以，一起吃晚饭吧。”

“好的。不过，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仅仅说一两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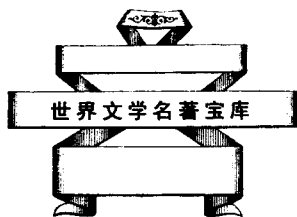
“那好，现在就把这一两句话说了，我们晚饭时可以闲聊了。”

“哦，就是这样两句话，谢尔巴茨基家的人怎样了？一切都照旧吗？”

奥布隆斯基早就知道列文喜欢上他的姨妹吉蒂了，他的脸上浮上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我明白了。按理，我应当请你上我们家，不过，我妻子最近身体不大好。这样吧，吉蒂现在在动物园溜冰，你先去，我回头来找你，我们晚上聊。”

“好极了！那么再见！”





二

当奥布隆斯基问起为什么到城里来时，列文就脸红了。他脸红，只是因为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敢说“我是来向你的姨妹求婚的”，虽然他正是为此而来。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名门望族，彼此交情很深。康斯坦丁·列文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他已经记不起自己的母亲了，他仅有的姐姐也比他大得多。母亲在他而言，是一种神圣的记忆，而他想像中的未来妻子，必然是像他母亲那样优美圣洁的理想女人。

因此，当他在谢尔巴茨基家里看到真正有教养而正直的名门望族的家庭生活，他就被彻底折服了。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特别是女性，在他看来好像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诗意中，他非但在她们身上看不到任何缺点，而且将她们设想得极其崇高和无限完美。

在学生时代，列文差点爱上了他们家的大女儿多莉，但她不久和奥布隆斯基结了婚。于是他又开始喜欢吉蒂了。



列文为了能见到吉蒂，销魂荡魄地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后来，他突然觉得天下绝无这样的好事，就回乡下了。列文猜想，没有人会认为，他是迷人的吉蒂的合适的配偶，而吉蒂本人也不会爱他。在她的家族眼里，他已经三十二岁了，在社会上又没有什么确定的职业和地位，神秘的、迷人的吉蒂也决不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庸庸碌碌的人。

尽管列文时常听说，女人常常爱丑陋而平凡的人，但他总是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孤单单一个人在乡下呆了两个月后，列文突然有种前所未有的热情，这种热情使得他片刻不宁，他觉得，吉蒂愿不愿意做他妻子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他就活不下去了。于是他重又来到了莫斯科，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吉蒂接受，他自然会娶她；要是遭到拒绝，自己会怎样呢？列文简直不敢想像。

下午四点钟，列文在动物园门口下了马车，一看到谢尔巴茨基家的马车也停在门口，他的心就怦怦直跳。沿着通往溜冰场的小路走时，他一直在对自己说：“一定不要激动，要镇静。”

走不多久，溜冰场就在眼前了。虽然她的衣服和姿态看上去都没有怎么特别引人注目，但仅仅凭着袭上心头的狂喜和恐惧，他就从众多溜冰的人群中，一眼认出了她。

她也认出了他，冲他微微一笑，向他走来。“您来了很久了么？”她把手伸给他。

“没有，没有多久……昨天……不，今天……我刚到的，我要来看您。”列文想起了自己来看她的目的，立即不好意思起来，“我不知道您会溜冰，而且溜得这样好。”

“谢谢您的夸奖。这儿的人说，您是溜冰专家。”



“是的，我从前有个时期对溜冰特别热衷，想要达到完美的境界。”

“那我们一块儿溜吧。”

“好，我马上去租鞋。”列文好不容易，才止住流露在他脸上的快乐的微笑。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幸福！她说，让我们一块儿溜！

列文穿上溜冰鞋，羞怯地走近她，但她的微笑使他很快镇定下来。她把手伸给他，他们并肩前进，越溜越快；他们溜得越快，她把手也握得越紧。

“和您一起，我会进步很快的。不知为什么，我总是相信您。”吉蒂说。

“您靠着我的时候，我也就有信心了。”

“您要住很久吗？”

“我不知道，这完全取决于您。”

不知是她没有听清呢，还是她不愿意听，总之，她好像绊了一下，小脚顿了顿，急忙从他身边溜开，向妇女换溜冰鞋的小屋走去。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慈悲的上帝！帮助我，指引我吧！”列文在内心祈祷着，同时，他感到自己需要剧烈运动一下。他加速溜了起来，在场上完美地兜着圈子。

“他是多么优美呀！”吉蒂微笑地看着他，就好像看自己的亲哥哥似的。“这难道是我的错？我知道我爱的不是他，但我和他在一起挺快乐的，他是那样有趣！不过，他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呢？”她默想着。

几分钟后，吉蒂站在台阶上，和接她的母亲准备一起离开。列文看到后，随即脱下了溜冰鞋，追了上去。在公园门口，他追



上了她们母女。

“我们很高兴看见您，”公爵夫人冷淡地说。

这种冷淡使吉蒂难过，她忍不住要弥补母亲的冷淡，于是微笑着说：“晚上见！我们晚上招待客人，您也来吧。”

恰在这时，奥布隆斯基歪戴着帽子，像一个胜利的英雄走了过来。走到岳母跟前，他立刻改用忧愁和沮丧的语调和她说话。和岳母低声而忧郁地谈了一两句话以后，他就又挺起胸，挽住列文的胳膊，“我们走吧，上英国饭店。”

两个朋友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列文在寻思，吉蒂对他的表白，会有怎样的反应；奥布隆斯基则在琢磨晚餐的菜单。

当他们一起走进饭店时，奥布隆斯基立刻兴奋了起来，他脱下外套，但依然将他的帽子歪戴着，对那些穿着燕尾服、拿着餐巾的侍者指手画脚。

“请这边来，大人！”侍者手里拿着餐巾和菜单站在奥布隆斯基面前，等待着他的吩咐。

“哦，牡蛎！牡蛎是上等的吗？”

“昨天刚到的。”

“那就牡蛎吧，来三打牡蛎、蔬菜汤、比目鱼，不要忘了加浓酱油，还有烤牛肉，留心要好的。再来只阉鸡，罐头水果。我们喝什么酒？”

“随你的便，不要太多，香槟吧。”列文说。

五分钟后，侍者端着一碟牡蛎走了过来，手指间还夹着一瓶酒。

奥布隆斯基揉了揉浆硬的餐巾，把它的一角塞进背心里，开始吃起牡蛎来。他用银叉把牡蛎从珠母贝壳里剥出来，一个又一个地吞食下去。“你到莫斯科来有什么事？你不想告诉我了？”

